

官板

唐宋八大家文讀本

廿二

館	書	國	款
卷	架	冊	部
號	號	數	門
一		一	三
七		六	甲
			三
			一





明治十七年

新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一

蘇軾子瞻著

屈到嗜芰論

後學沈德潛確士評點

屈到嗜芰有疾。名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  
 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  
 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  
 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為  
 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  
 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况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  
 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

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一



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亮於路寢，不死於婦人  
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  
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  
至變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  
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  
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  
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  
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為  
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為陋亦甚矣。使子木  
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

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  
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  
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  
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  
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  
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為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  
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簣，曾子曰：君  
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  
之言為然，是曾元為孝子，而曾子顧禮之末，易簣於  
病革之中，為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



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何。乃嗔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痰藥石曰石猶生我。痰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痰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為藥石也哉。

柳子主情。蘇子主義。義在而情為之屈。非漫然翻駁也。根據經史實實還出。大不忍處。是能從高處着跟脚。放眼界者。○柳子非國語書第六十二條。自言此明大中之道。後世有詬子者。無憾焉。自謂

立論不頗而蘇子已尋其隙而攻之矣。其矣立言之難也。明代胡思泉又作論非蘇氏。此不足存。

唐史家言本卷二十一



論商鞅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為史吾嘗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彊國而孝

論商鞅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為史吾嘗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彊國而孝



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敗遊之  
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彊乎。秦之所以富彊者。孝公  
此論尤見本原數本力穡之効。非鞅流血剝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  
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  
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筭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  
者。而遷之言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  
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正論亦快論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  
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  
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  
名在天下。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

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  
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  
舜禹湯。世主之父師也。諫臣弼士。世主之藥石也。恭  
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  
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有所樂也。故為商鞅。弘羊之  
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者。專以  
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  
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  
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之  
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



不幸哉。而吾獨何為効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篇中議論。全為安石而發。至引司馬君實之言。即以攻安石者為証佐矣。筆鋒犀利。是公本色。○大概論商鞅者。謂功在霸秦。罪在兼并。公以秦之富強。歸本於孝公之敦本力穡。而秦之不旋踵而亡。全繇於鞅之剝骨流血。則鞅之流毒。有同於猛獸。蠱螫者矣。此真拔本塞源之論。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岨。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拓法之勇。子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眾人者。而夫子



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  
透發憂天下之深意  
 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  
 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  
 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  
儲云翻從李斯說入是酷吏手  
 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  
 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  
 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  
 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  
 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  
實微異說  
 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

并田不始  
 于周公破  
 壞井田者  
 商鞅非李  
 斯也

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  
 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  
李斯  
 復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  
 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  
 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  
 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  
 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  
儲云次鞅李斯歸獄荀卿  
 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  
 誡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  
 者不知荀卿特以快其時之論而不知其禍之至於

唐荆川家文讀本卷二十一  
 七



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荀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儲同人云。太史公作孟荀合傳。而韓文公上下千古。亦以荀卿為聖人之徒。與孟並稱。是長公以前荀氏業有定論。相沿數千百年。忽欲翻案。豈易措手。却得李斯亂天下一節。壓倒他。分勘合勘。總之歸罪於荀。當是長公極得意文字。以孔子反影荀卿。以李斯之惡歸獄荀卿。一出。

入。銳不可當。○通篇本孟子生於其心。害於政事之說。此論出而後人不敢復推荀卿矣。文人之筆重於丘山如此。

孟子卷之六



重於山也	人進不以當	人進不以當
------	-------	-------

韓非論韓非非非論論。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



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  
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  
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  
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  
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  
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  
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  
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  
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  
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其所以

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  
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  
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  
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  
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  
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  
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  
情明是非其極慘戮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  
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  
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



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出題外。胡敬齋云。言非之慘刻。由老莊以虛無輕天下。亦  
本太史公原道德之意。而發與李斯禍由荀卿同  
一公案。  
申韓原於道德。太史公發其端。而此特暢言之。見  
一意虛無。則不知有君父。不知有君父。則仁義禮  
樂皆不足用。而天下遂無不可殺之人。此刑名之  
禍所由熾也。筆鋒之利。直欲洞胸徹札。

論養士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  
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  
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  
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  
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  
家於薛。齊稷。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  
皆致客無數。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  
廝養。皆天下真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  
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

田敬仲世家  
齊稷下學復盛且數  
千人  
劉向別錄曰齊有稷  
門城門也談從多期  
會於稷下也又書稷  
下稷下也又書稷下  
以稷下也



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鷙昆蟲之有毒螫也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提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歷代皆區處條理各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

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推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故隳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意極危悚却以宕折之筆行之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稿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

注列御寇天虛六節  
因官織履橋項黃馘者  
賦吟息丹音祖面也



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  
 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  
 縱。百。萬。虎。狼。讀。去。聲。然。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  
 始。皇。為。智。吾。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  
 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  
 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  
 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  
 不。能。盡。廢。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  
 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  
 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智勇辯力四者。處之得其所。則為天下用。失其所。則為天下患。分富貴與共之。俾得自奮於功名之途。亂萌無自啓也。末路撇開養士。結出先王治天下之大道。眼孔尤高。○唐末之黃巢。以不第而亂。明末之牛金星。以斥革鄉舉而歸闖賊。皆處之不得其所也。柄國者尚加之意焉。







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  
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  
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  
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  
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  
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  
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  
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  
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  
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

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  
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  
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  
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  
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  
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經典以參夷為常  
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  
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  
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  
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

史記卷八十八 蘇秦張儀列傳第八十八 卷八十八



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

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而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文作兩大段看前一段說秦之亂在用趙高後一段說扶蘇蒙恬之不敢請在於商鞅變法後之積



威前一段中搭入漢宣。後一段中搭入漢武。而兩  
大段只是一事。仍只作一片看去。志林十三首皆  
南海作為公極得意文字。幾於天雨粟鬼夜哭。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威, 大, 南, 海, 作, 為, 公, 極, 得, 意, 文, 字, 幾, 於, 天, 雨, 粟, 鬼, 夜, 哭.）*

論范增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  
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  
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  
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  
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此去  
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  
人君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  
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  
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



卿子時人相獲身爲極  
三公子  
二年故言對軍

楚懷王孫心而諸侯畔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  
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  
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  
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  
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  
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知安能間無疑之  
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  
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  
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  
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知者而後知也。增始勸

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  
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  
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  
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  
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  
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  
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  
也。增不去頃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去於弑義帝時是正論此又翻進一層用筆步出  
刺入如短兵相接所謂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

唐史八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下若云此陳平之  
間所以入也。便是庸筆。讀此可悟敏鈍之別。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其弒義帝', '間所以入也', '庸筆', '讀此可悟敏鈍之別']*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  
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  
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  
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天子房受書  
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  
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  
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  
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  
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



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

兩微引是緩受法

用老人語收

教以能忍

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

此推言之

暢說

一語歸鎖



之猶有剛彊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餘波太白於博浪沙擊秦許以智勇。此又翻出子房之不能忍。而老人教以能忍。議論正大。且其意不在書一語。空際掀翻。如海上潮來。銀山蹴起。○老人教子房以能忍。是正義。子房又教高祖能忍。是餘意。作文必如此推論。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是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為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



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  
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  
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  
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  
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  
非漢文之不用，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  
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  
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  
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  
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

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

非

談何容易  
子瞻不能  
得志於神  
宗之朝與  
哲宗初年  
可以知賈  
生矣

下得具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  
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為，不  
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  
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超然有遠舉之  
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  
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  
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  
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  
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  
賢，得王猛於草莽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

蘇東坡八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三



唐書八家文讀本卷三十一

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獨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中間實還出用漢文處。是蘇氏經緯。責備中語。語惋惜筆力高絕。○讀此文。須知言外有漢文負上之意。

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察。

唐書八家文讀本卷三十一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以錯為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  
將而巳居守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  
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  
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  
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志  
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  
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  
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  
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  
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

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  
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于禍何者已欲居守  
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  
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  
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  
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問哉嗟夫  
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  
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  
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  
自禍歟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為者，今且有人悅然而不樂問。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仁宗時

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為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為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驚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

吾家八家文讀本 卷二十二 二



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  
前借病以禦無形之患此借天行以示振刷有  
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  
立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為  
日月其文為星辰其威為雷霆其澤為雨露皆生於  
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  
自持况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收局整而動日赫然奮其剛明  
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  
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  
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  
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為先引起後篇而後論所以為立之

要云

儲同人云宋立國本弱而仁宗在位蒙業養安將  
有優柔不振之弊此篇說當時國勢處字字切中  
可與賈生策治安比肩

宋之受弊由於頽墮至南渡後尤甚而仁宗朝其  
先徵也痛切言之先言其病後救以方比於長沙  
痛哭○公於仁宗朝勉其勵精圖治及上書神宗  
又勸其法祖養安時勢不同立言亦異也

蘇東坡八大家文選卷之三十三







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  
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無  
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  
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  
其生為天下者知夫夫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  
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  
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  
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憤發而無  
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  
欲有所為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

而不自知此其為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趨起而已  
哉轉出開功名之門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于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  
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為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  
夫人君之所恃以為天下者天下皆為而已不為夫  
使天下皆為而已不為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  
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為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  
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為而得則天子誰  
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  
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  
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為寬深不測之



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  
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  
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  
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  
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  
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  
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為不測之量不已過  
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  
可入然後智者得為之謀才者得為之用後之君子  
務為無間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

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  
者循循焉為衆人之所能為斯以為中庸矣此孔子  
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  
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為踽踽涼涼  
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  
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  
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獯者而見之曰  
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為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  
者獯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  
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



也。然皆欲得狂者。獯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獯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

狂獯。即所謂知勇之士也。聖人以術激發之。使之踴躍奔赴。而坐收其功。正如病痿者。必振發其精神。然後可以有為也。前伏後應。一氣相生。文之最嚴。紀律者。○破庸人之論。正以開功名之門。雖分兩層。實是一意。

策略五

臣聞天子者。以其蒼蒼莽莽而來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

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太山。危而為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實。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



下者皆非一日之過。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為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

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



不至於捍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明神宗末，不視朝，不批答奏章，受病已先言於此。

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張儀馮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眾，其勢足以為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

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齟啖，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



前半作勢  
或反言或  
正言處處  
注射情之  
通與不通  
至此方明  
點出愈作  
勢愈有力  
也

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  
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  
天。下。法。令。簡。約。不。為。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  
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  
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  
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  
日。久。矣。臣。愚。以。為。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  
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  
子。所。恃。以。為。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  
觀。其。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

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  
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  
臣。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  
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  
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敢。言。之。氣。其。  
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  
朝。廷。然。人。主。之。為。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  
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  
激。發。為。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  
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







唐書卷之八十一  
正喻融史  
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聞  
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為一身天子之貴士  
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  
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  
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  
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  
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  
無疑者莫不務為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毫之事  
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  
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

無法為奸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  
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為瑕所欲與  
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為解故以法為姦  
今天下所為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嚮而  
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  
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  
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  
舉而人不以為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  
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  
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符堅

無法為奸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



以戎狄之種。至為霸王。兵強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為。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提明決之之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眾。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任人而三司之

吏推析羸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為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正說自。上率之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為。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



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用單句作。

任人以省事。非省事也。各舉其職也。恐人誤以脫略廢弛為省事。故以厲精率之。然又恐不明分位者。以上侵下權為身先。故又以任人濟之。惟各舉其職。故任人所以省事。惟上不侵下權。故上率所以厲精。二者合而壅蔽決矣。前論吏胥壅蔽。由事而煩。而官不勤之故。真乃洞若觀火。

無沮善

課百官之六

昔者先王之為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為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為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為既已絕



之彼將一旦肆其忍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為善無所愛惜而不為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為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為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嘗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為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此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

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為術歟後之為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為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詞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六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為善以自贖



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  
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  
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  
棄此言昏吏限其所至府史賤吏為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  
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  
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  
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  
求情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  
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  
之也此言入貲者必不遷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

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  
也見此項直當傳止不行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  
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人苟安於自棄則知終不見用必至貪戾虐民此  
自然之勢也聖王鼓舞人才只使之樂為我用而  
不至自棄通篇大意在不逆定於始進之時而徐  
觀其所試之效前半將聖人引人為善反覆說來  
未歸重於謫官胥吏入貲三項前明弊政預決於  
此







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饗之節，冠婚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耻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偷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為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

目擊目觸

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儼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饗。而謹之以冠婚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於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耻。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其見登降揖讓。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

唐文苑英華卷三十三



札舉其崇心感者其色  
暉以緩註暉寬禱能

暉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  
不已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  
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  
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  
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  
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  
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  
為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  
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  
兵興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夫如是將

何以止民之欺詐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為其特  
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  
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  
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  
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  
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  
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歛有常限而以先期為賢出納  
有常數而以羨息為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  
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  
為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

吾家入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七



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名實二字是一篇眼目。引武王一段見有其實。故其民易化。引秦漢一段見徒有其名。故其民難化。因名實生出信義。因信義生出務實。其言務去其貪。下以簽兵增賦為不實其言。以加稅取利為不其去其貪。未收到教民信而示之以義。剴切詳明。議難論亦復醇正。

教戰守

安萬民之五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



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參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廢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卒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樂天詩吳坊文雖庸夫婦豎讀之亦當肯此種是也夏力作而窮久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

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彊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為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與且夫天下固有



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二邊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為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

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悚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為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與？只是安不忘危意，一用引喻，便覺切理厭情中。



唐宋八家文選卷之十一

段可悟却疾。可悟防亂。○戰軍政也。今入安民策中。得古者兵民合一之理。

言者猶豈不表其理與  
者謂非亦言戰時平日皆皆外兵難  
聖百按而難其至者同是此其心也無天不  
與夫一旦之氣若今入不亦樂之其難事而之  
不難之月而難之烟大無姑而神力難  
高此也心安身出天不果未請去兵阻其  
以無無姑而健矣六射以軍其限為難不  
員有賞賜而百之親人限又以軍其難事  
舉陳之術再與給阻其難事而古性難之

蓄材用 訓兵旅之一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  
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為城郭不足守歟。廩食  
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sup>提</sup>  
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  
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  
於鯨鯢之所蟠。獬豸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  
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  
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  
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

吾家八家文讀本



重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士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沿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使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為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材。患所以求材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為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

材。用。之。宜。與。  
總。束。上。三。層。以。見。無。  
儲。二。云。名。實。與。二。

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日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為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是此也。是也。者恐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

甲。子。歲。廷。臣。有。發。科。目。之。議。即。



與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為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始之患。在不較之。以實至。後。并欲舉其名。而廢之。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材。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

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求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彊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材。庶乎可得而



唐荆川家文讀本卷二十一

用也。先之以虛名。而隨較之以實。則真材用出矣。若不先之以虛名。則材不集。若不較之以實。至於材無可用。則欲并廢虛名。宋之所以不能制元昊也。前虛後實。一氣相生。蘇策每用此法。材乃材官材技之謂。以人材言。

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蓬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

倡勇敢 訓兵教之三

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蓬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

法字廷極縱橫之意  
效蓋大少之意 苑竹葉



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彼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此透發信字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眾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

唐書卷之二十一

射翻曰。以復考之。蕭子左臂以遂弦。

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眾。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從倡字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

唐書卷之二十一



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强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為倡也。仍歸入倡字

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從年

戰以氣為主，貴乘其氣盛而用之。一人爭先，百夫



厚... 卷二十一

屬目此倡之說也。天子有所私之將將軍有所私之士。此私之說也。私之正以倡之。連綴相生。縱橫豪宕。自是老泉家數。而其原出於韓子。  
天子有所私之將將軍有所私之士此私之說也私之正以倡之連綴相生縱橫豪宕自是老泉家數而其原出於韓子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與。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臯陶益稷為之謀亦無自入矣。而况於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

皇朝... 卷二十一



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為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為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

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邴吉為丞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為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忽爭相詰，流傳都邑，以為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為之，未服而革之耳。夫

唐書卷之二十一



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為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為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可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苟誠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

不可欺者。吏受財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為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為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為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為。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

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為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為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為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



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  
 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  
 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  
 勇矣若出乎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  
 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註其志豈淺也哉  
 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  
 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  
 者始若勇終必怯橫山是已然事引起青苗助役  
 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歷以來莫之敢發  
 者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

因循固失  
 之廢弛而  
 倉卒變更  
 尤傷於輕  
 發廢弛之  
 患人君易  
 知輕發之  
 患雖明主

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  
 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為之  
 歟為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  
 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  
 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  
 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  
 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  
 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  
 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  
 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其後而鞭  
 逐其目險夜行之害如此

海內八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三



不免為人所中也  
臣下有驟議變法者當力防其弊

此段只用略過對策中亦是一法

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為，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肯為之，而況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兔首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能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

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眾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眾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



卿荀卿者喜為異論。至以人性為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為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為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眾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且夫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

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眾矣。揅之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



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  
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  
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  
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  
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  
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  
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  
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  
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  
之明。而欲求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則是未

能察服而欲試。單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  
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在李以  
為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  
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  
用。蓋以為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  
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  
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  
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  
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  
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



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  
 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  
 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  
 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  
 臣。相。共。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  
 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為。此。不。可。勝。言。也。  
 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  
 天。必。從。眾。必。法。祖。宗。攷。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  
 命。不。易。哉。又。曰。稽。於。眾。舍。己。從。人。又。曰。不。顯。哉。友。王。  
 謨。不。丞。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

不。足。畏。眾。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  
 猛。而。樊。世。仇。滕。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  
 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眾。而。自。用。者。必。以。此。  
 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  
 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  
 謀。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  
 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  
 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  
 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說。况。天。下。乎。今。  
 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

魏鄭公傳  
 魏鄭公傳



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儲同人云。君必畏天。從眾法祖宗。相無知人之明。必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使神宗讀之。而感動。則真仁之太平可復觀也。鹿門謂其無實。落下手處過矣。入之。此借對策以諷切時事也。段段對針。安石一切飾。經術以亂天下。變法制。逞剛愎。不知人。至不畏天。不從眾。不法祖宗。一一攻發。而姦黨於是切齒矣。原本從賢生來。不免過於憤激。學者條對宜以董

子為長。時初變詩賦為策論。而進士所對策皆諂諛。以干進者。公時兩上書言新法不便。而不見省。故復擬對策上之。



不察之徒。雖昧死。主對。一。  
 備同人。云。君必假天。復。眾法。祖。宗。無。知。人。之。明。  
 必。伏。死。罪。在。是。也。一。  
 則。真。德。之。太。子。可。復。也。是。則。謂。其。無。實。德。下。者。  
 處。過。矣。一。  
 上。指。別。家。文。讀。本。卷。三。十。一。文。字。與。此。同。又。一。  
 雀。姑。賊。賊。樓。策。士。之。制。也。謂。不。知。人。主。不。畏。天。  
 誠。始。心。于。其。前。公。和。而。士。書。言。德。志。不。對。而。不。畏。  
 毛。際。文。一。印。陵。變。請。願。賜。策。論。而。對。士。備。德。一。



